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贸易和投资委员会**第七届会议**

2021 年 1 月 27 日至 29 日，曼谷
临时议程** 项目 2

亚洲及太平洋贸易和投资的最新趋势和发展，包括日益加剧的保护主义和冠状病毒病大流行的影响**亚洲及太平洋贸易和投资的最新趋势和发展****秘书处的说明****摘要**

本文件以即将出版的《2020/2021 年亚太贸易和投资趋势》系列论文为依据。冠状病毒病 (COVID-19) 大流行严重影响了全球和区域贸易表现，并加速了 2019 年已经潜在的一种趋势，即向限制性更强的贸易和投资政策转变。2020 年上半年，货物贸易、商业服务贸易特别是旅行和旅游领域的商业服务贸易以及外国直接投资都受到了严重影响。亚太区域的表现总体上好于世界其他地方，但是，尽管 2020 年下半年出现了断断续续的复苏迹象，预计今年的贸易和投资都将出现整体下滑。各行各业和各个区域有望在 2021 年部分复苏，只是还存在几个未知因素，包括 COVID-19 治疗手段和疫苗的可用性以及有增无减的政策不确定性。区域合作、包括通过区域贸易协定开展的区域合作可能有助于应对前所未有的挑战。虽然新增协定的数量有所收缩，但是 2020 年达成了几项重要协定，包括占当前全球购买力近三分之一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这项协定和类似协定为今后在一些贸易和经济专题领域开展合作提供了平台，包括为贸易和投资更加直接地支持和促进可持续发展创造了机会。

贸易和投资委员会不妨审议本文件，并就秘书处今后在贸易和投资实质性领域的工作方向提供指导。

* 由于技术原因于 2021 年 1 月 25 日重发。

** ESCAP/CTI/2021/L.1。

一. 导言

1. 本文件以即将出版的《2020/2021 年亚太贸易和投资趋势》系列论文为依据。文件审查了本区域贸易和投资的近期趋势和前景，包括冠状病毒病 (COVID-19) 大流行对区域贸易和投资的影响。审查内容还包括贸易和投资政策、贸易便利化措施以及贸易和投资协定的发展情况。文件最后提出了一些重要建议和问题，供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亚太经社会) 贸易和投资委员会审议。

二. 最新趋势和动态

A. 商品贸易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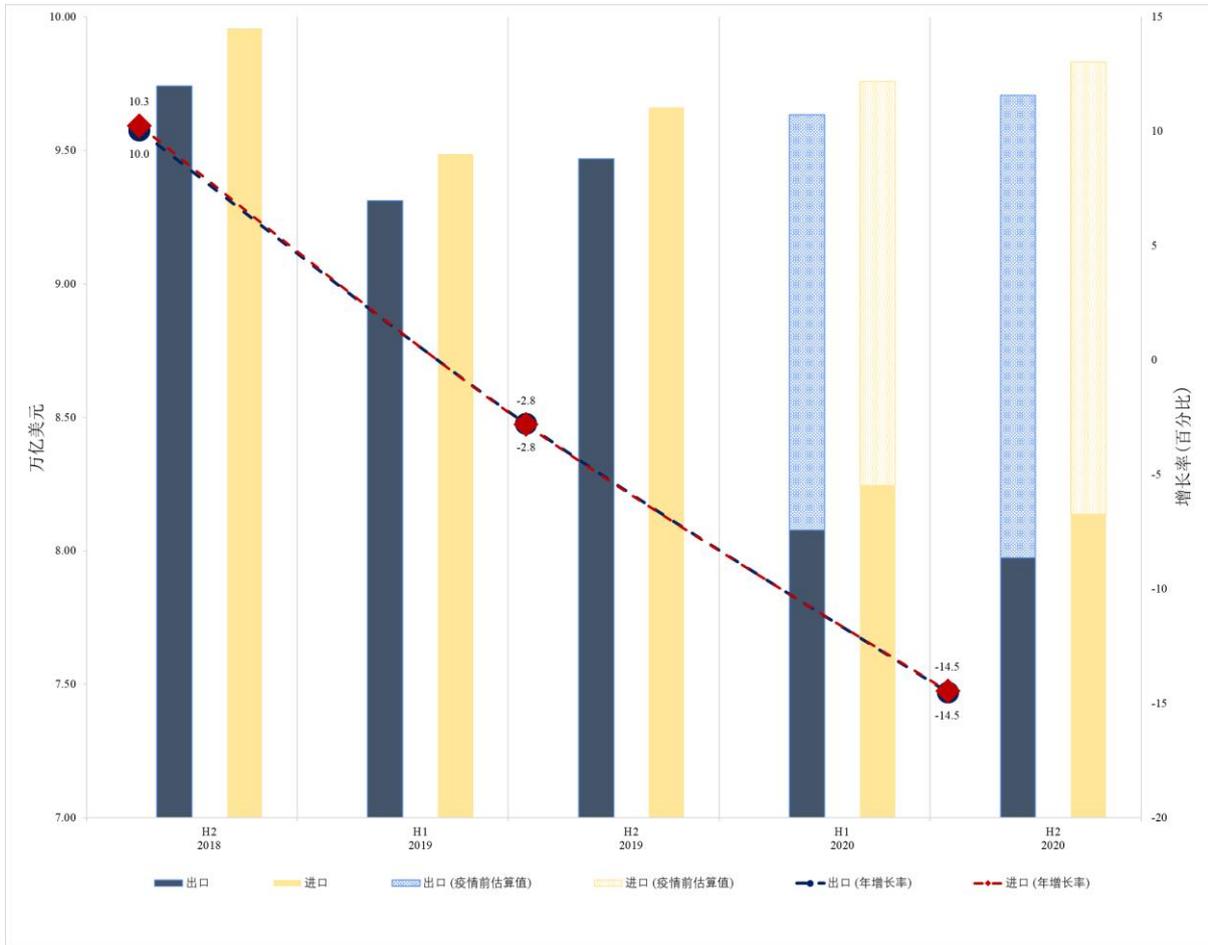
2. 全球和区域商品贸易 2019 年和 2020 年全年面临巨大的下行压力。COVID-19 大流行病的出现与日益加剧的贸易紧张局势和业已放缓的全球经济加在一起，导致了大萧条以来最糟糕的全球经济表现，2020 年全球贸易随之突降 14.5%。

3. 亚太区域虽然面临着商品贸易的大幅下降，但是 2020 年的表现预计优于世界其他地方。根据最新预测，出口值预计将收缩 9.7%，进口值收缩 10.3% (见图一)。因此，预计 2020 年本区域在全球商品贸易中的突出地位将升至历史新高。事实上，亚太区域预计将占全球出口的 41.8%，占全球进口的 38.2%，高于 2019 年的 39.9% 和 3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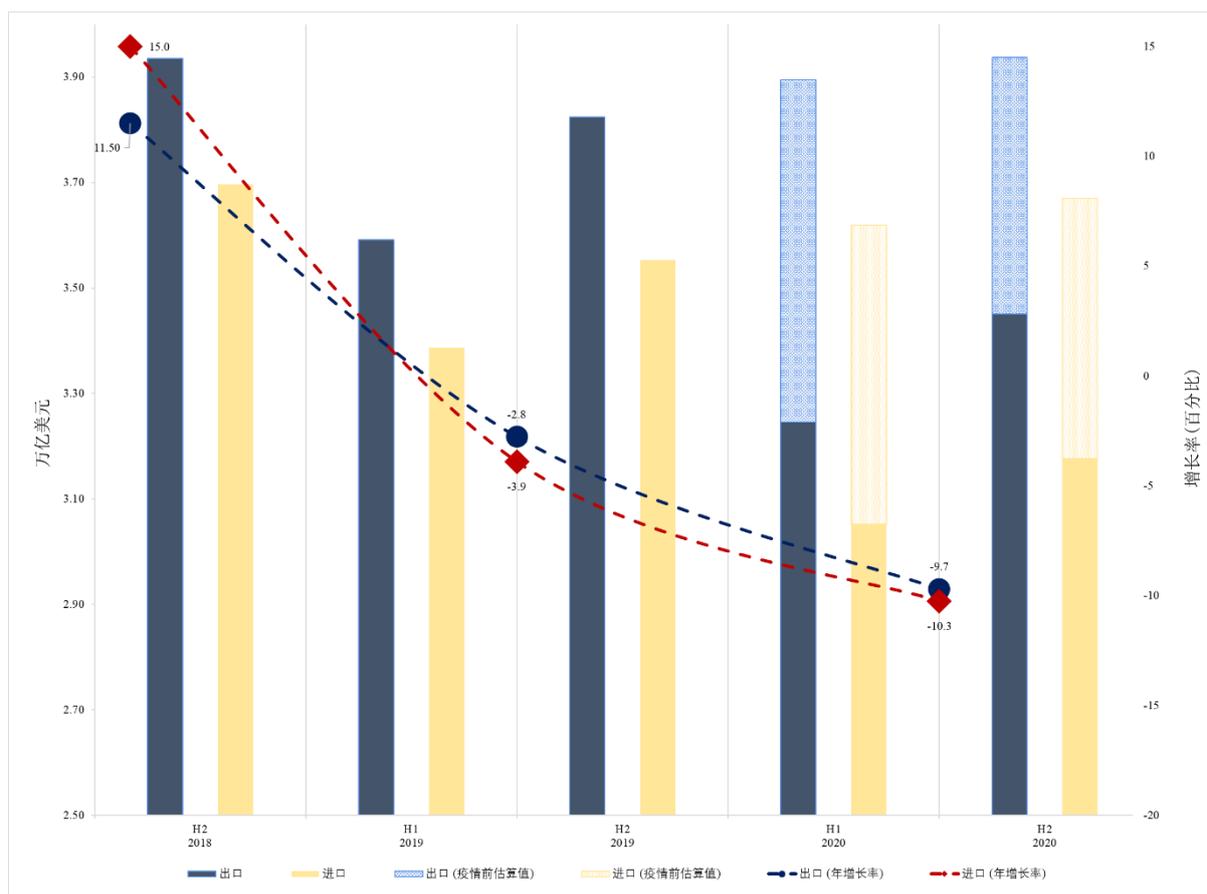
4. 亚太经社会把对今年剩余时间的最新预测与疫情前所作的预测进行了比较，估计到亚太区域 2020 年将损失 2.2 万亿美元的潜在贸易。全球范围内，预计这项损失将升至 6.6 万亿美元。

图一
全球和亚太商品贸易表现，2018–2020 年

(a) 全球



(b) 亚洲及太平洋



资料来源：亚太经社会，“货物贸易展望”，《2020/2021 年亚太贸易和投资趋势》(即将出版)；世界贸易组织(世贸组织)，“由于紧张局势扰乱全球经济，世贸组织下调贸易预测”，新闻稿第 840 号，2019 年 10 月 1 日。

注：世贸组织提供的 2020 年国际商品贸易估算值是图一(a)中疫情前估算值的依据。2020 年下半年的数值是根据对今年剩余时间的贸易预测得出的估算值。

缩写：H1—上半年；H2—下半年。

5. 然而，2020年本区域各地的贸易表现参差不齐。中国除外，发展中经济体受当前疫情的打击最大。预计发展中经济体的出口和进口将分别下降 15.8% 和 17.1%，相比之下发达经济体则分别下降 10.1%和 8.8%。发展中经济体受到的这种过度影响与其财政和货币干预能力有限、依赖于旅行和旅游服务以及数字能力低下密切相关。

6. 在所有次区域中，南亚和东南亚可能经历今年最严重的整体贸易收缩，预计出口将下降 21.6%，进口将下降 21.4%。然而，由于油价大幅下跌，预计北亚和中亚的出口表现最差(24.4%)。与此同时，东南亚出口情况好于平均水平，但是面临的进口萎缩幅度最大(22.1%)。对太平洋地区的预测与区域平均趋势一致。预计东亚和东北亚表现最佳，在中国复苏的驱动下，贸易损失估计为 5.5%。

7. 行业比较显示，由于投入品需求急剧下降，燃料和矿产品贸易降幅最大，而农产品则由于消费者对必需品的持续需求而表现最佳。在非必需品消

费下降的压力下，但在医疗产品和设备、药品和数字产品需求上升的提振下，制成品贸易的降幅与总体商品贸易的降幅大致相同。

8. 区域内贸易仍然是亚洲及太平洋总体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现有的最新可比贸易数据显示，本区域约 54% 的出口总额和 57% 的进口总额为区域内贸易。¹ 各个次区域之间的区域内贸易强度仍不均衡。南亚和西南亚 (39.3% 为区域内贸易) 以及北亚和中亚 (43.9%) 的一体化程度相对低于太平洋 (73.9%) 和东南亚 (68.0%)，这一点也反映了次区域贸易一体化的趋势。虽然强度不同，但是所有次区域都与东亚和东北亚、尤其是中国的贸易最多，超过了与其他任何次区域的贸易。

9. 中国的经济仍是本区域贸易和投资的主要驱动力。事实上，2018 年，中国曾是 22 个亚太经济体 (包括中国澳门和中国香港) 的第一大或第二大出口市场。因此，当年亚太区域所有出口商品 (不包括中国) 的 21.5% 以中国为目的地。

10. 在疫情爆发的头几个月，作为全球价值链中的一个主要节点，中国在本区域和全球的重要性受到了特别关注，当时中国严格的封锁规定导致重要的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停产。很多亚太经济体立即感受到这种大规模停摆带来的影响，具体体现在进口直接受到抑制，出口则因缺少中国零部件而减少。事实上，亚太经社会发现，在与中国一体化程度最高的 15 个经济体 (按来自中国和中国香港的附加值总额计算) 中，有 12 个经济体在第一季度全球进口下降中所占的份额最大。本区域作为一个整体，直接占全球出口总值损失的一半以上，2020 年第一季度，其自身出口值暴跌 7.6%，而全球跌幅为 6.2%。

11. 而在第二季度，亚太经济体和全球价值链表现出令人瞩目的韧性。本区域出口和进口降幅分别为 11.6% 和 16.1%，远低于该季度全球贸易 20% 的历史性降幅。中国和中国香港引领本区域缓慢改善的贸易表现，原因是这两个经济体逐渐恢复了就地生产，而其他大多数经济体的做法则相反。因此，中国和中国香港的出口同比增长 0.2% 和 2.1%，几乎占全球总增长的全部。个人防护设备、医疗装备和数字产品等与 COVID-19 相关的产品贸易证实，贸易可以帮助政府获得所需的物资。

12. 高频经济指标提示，商品贸易将在 2020 年下半年出现部分反弹。事实上，根据初步估计，预计第三季度全球商品贸易同比降幅为 4.5%，标志着与前两季相比出现显著复苏，但国际贸易仍远低于疫情前的水平。亚太区域在商品贸易方面的表现将优于全球。秘书处估计，在中国 (8.8%) 和越南 (10.9%) 出口表现强劲的支撑下，第三季度本区域出口值降幅要低得多，为 0.2%。

13. 秘书处预计，贸易将于 2021 年温和反弹，预计本区域的贸易值将在 2020 年的低基线上分别增长 9.1% (出口) 和 10.1% (进口)。然而，这种反弹更多地受价格反弹的推动，而非受实际贸易复苏的驱动。一旦剔除价格上涨因素，预计 2021 年实际贸易增长仅为 5.8% (出口) 和 6.2% (进口)，仍不足以将本区域拉回到疫情前的贸易水平。发展中经济体的贸易增速有望高于发达经济

¹ 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提供的最新完整数据是 2018 年的数据。

体。预计发展中国家(不包括中国)的出口额将增长 8.3%，进口额将增长 11.6%，令亚太发达国家 3.3%的估计出口增幅和 0.8%的进口降幅相形见绌。

14. 然而，由于这场大流行病的后果仍然无法预测，本文件中所作的预测受到高度不确定性的影响。事实上，新一轮 COVID-19 感染的可能性依然迫在眉睫。如果 COVID-19 病例再次爆涨，各国政府可能不得不采取或重新采取封锁措施，这将大幅加深当前的经济危机，并推迟最终的复苏。另一方面，如果 2021 年能够快速部署有效疫苗，那么企业和消费者信心的增强必然会促进贸易。

15. 这场大流行病加速了两种将影响未来全球和区域贸易的结构性趋势：全球价值链的重组和世界经济的数字化。即使在疫情爆发之前，全球价值链就面临着重组的压力。在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速这一进程之前，中国不断上涨的工资已经促使部分生产被转移到其他有竞争力的地方。疫情期间供应链的中断可能鼓励龙头企业缩短全球价值链，并将供应地点多样化。这两种策略都将对亚太经济体产生重大影响。

16. 与三大市场(美利坚合众国、欧洲联盟和中国)地理位置接近或高度一体化的国家必将从全球价值链重新定向投资中受益。预计东南亚经济体将成为中国和其他主要市场的替代供应节点，从而获益最大。另一方面，南亚和东南亚以及北亚和中亚的经济体可能会失去外国直接投资，原因是这些投资回流欧洲和美国，以便更加接近这些市场的客户。第四次工业革命、尤其是机器人技术正在降低廉价劳动力对全球制造商的重要性，从而使回流的可行性日益上升。

17. 尽管如此，与保护主义政策鼓励下的近岸外包和供应多样化相关的裁员成本可能会提高消费者的物价。消费者的负担以及后疫情时代持续低迷的全球需求可能会成为世界经济复苏面临的一个重大下行压力。此外，与全球价值链重组相关的利润幅度挤压可能迫使企业和经济体放弃可持续的贸易做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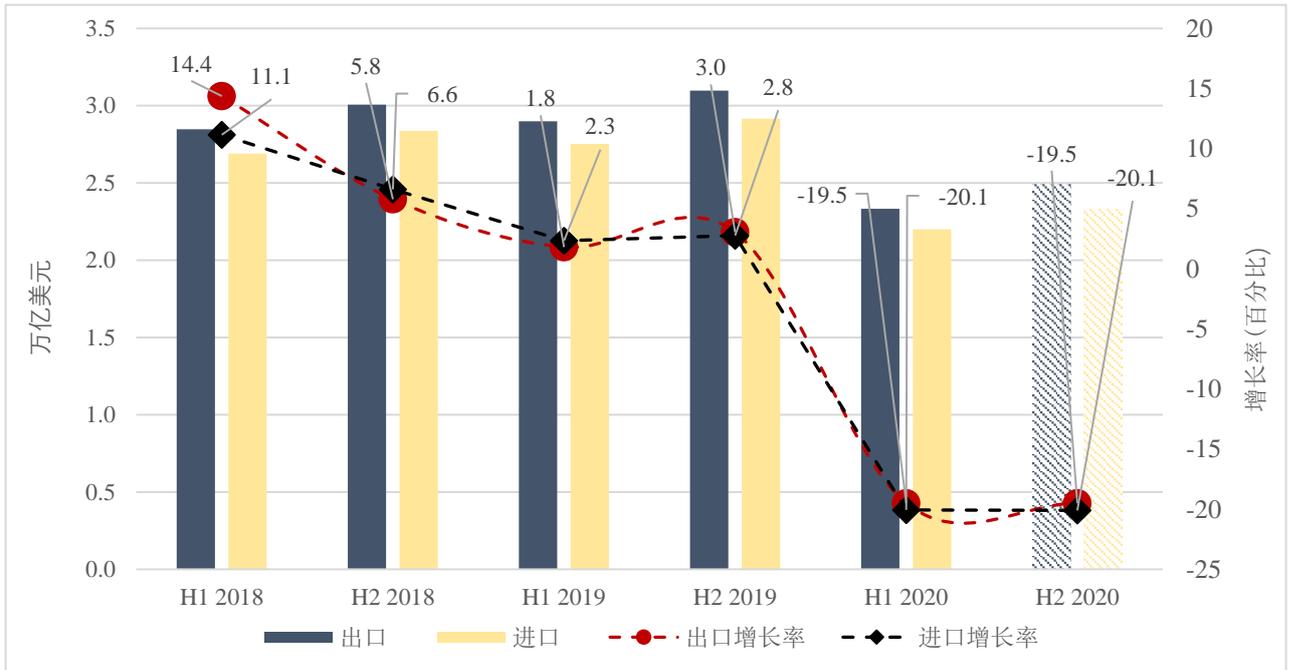
B. 商业服务贸易

18. 与商品相比，服务业遭受的影响更具破坏性。商业服务贸易从 2019 年的疲软增长转为 2020 年的大幅收缩。2019 年全球范围的商业服务贸易仅有 2% 的小幅增长。2020 年前六个月，全球出口和进口与 2019 年同期相比分别下降 19.5%和 2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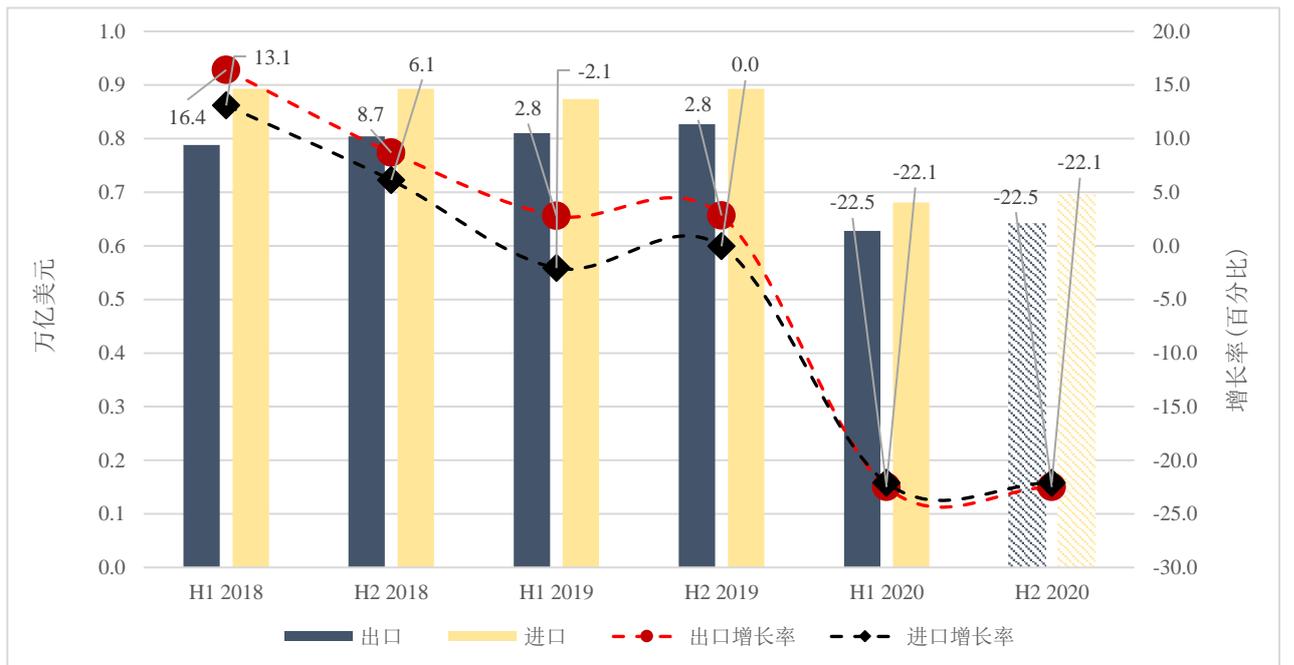
19. 亚洲及太平洋的商业服务贸易表现更差。2019 年的增长在 0.3%的水平上停滞不前，但是 2020 年上半年的出口和进口分别下降了 22.5%和 22.1%(见图二)。如果这一趋势持续下去，2020 年本区域在全球商业服务贸易中的出口份额和进口份额将分别从 2019 年的 27.8%和 31.5%降至 26.5%和 30.1%。

图二
全球和亚太商业服务贸易表现，2018-2020年

(a) 全球



(b) 亚洲及太平洋



资料来源：亚太经社会，“商业服务贸易展望”，《2020/2021年亚太贸易和投资趋势》（即将出版）。

注：2020年下半年的数值是基于2020年上半年贸易增长率的估算值。

20. 随着本区域很多经济体部分取消了遏制病毒的措施，今年下半年出现了微弱复苏。根据世界贸易组织(世贸组织)《服务贸易晴雨表》的最新数据，全球交通运输服务、建筑服务和全球服务采购经理指数继第二季度大幅下降之后有所改善。全球和亚洲及太平洋的商业服务贸易数字可能仍将显著低于疫情爆发前的水平。鉴于可能出现的进一步 COVID-19 浪潮将迫使各国政府重新采取封锁措施，削弱消费者和投资者的信心，因此经济复苏仍然脆弱。事实上，中国的进口增长仍比 2019 年同期低 30.1%。中国服务需求的减少将对亚太贸易伙伴的旅行和旅游服务出口产生重大影响。

21. 不同行业 and 不同经济体的贸易复苏潜力也各不相同。总体而言，依赖旅行和交通运输的经济体比其他经济体面临的不利影响更多。相反，出口信息和通信技术(信通技术)服务和数字化服务的经济体可能因为 COVID-19 加速了数字工具和服务的采用而获得一些机会。中国第三季度前两个月的服务出口表现在本区域令人瞩目。事实上，与 2019 年同期相比，中国第三季度前两个月的出口增长了 3.6%。

22. 2020 年 1 月至 8 月，随着本区域超过 60%的经济体在此期间陆续全面关闭边境，亚洲及太平洋的国际游客抵达人数下降了 78.8%。与 2019 年同期相比，7 月和 8 月的游客抵达人数下降了 96%，令人震惊。预计 2020 年亚太区域国际游客抵达人数将减少 7 630 万。² 旅行服务的下滑给本区域很多经济体带来了巨大压力。事实上，在疫情爆发之前，本区域有 19 个经济体的旅行服务、包括旅游相关服务的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4%以上，有 8 个经济体的旅行服务出口占服务出口总额的 70%以上。必须指出，大多数依赖旅行和旅游业的经济体都是特需国家。这些经济体虽然 COVID-19 病例数量往往相对较低，但仍受到了毁灭性的影响。

23. 交通运输服务是一个关键部门，截至 2019 年，交通运输服务在亚太区域商业服务出口和进口总额中分别占 18.6%和 25.1%。由于旅行限制、边境关闭和需求冲击的多重因素，海运、空运和内陆运输服务这三个运输部门的贸易都出现了大幅下降。国际民用航空组织(国际民航组织)的数据显示，与去年同期相比，2020 年前 8 个月亚洲及太平洋的国际航班数量大幅下降 65.3% (130 万架次)。³ 海运服务也大幅下滑。该行业第一季度受到供应链中断的影响，之后又受到以海运为主的货物贸易大幅下降的影响。不过，海运指标似乎已在今年下半年复苏，这一现象与商品贸易复苏有关。

24. 2019 年，亚太区域的信通技术服务业占出口的 10.7%，占进口的 5.7%，在 COVID-19 大流行期间支持经济活动的数字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预计本区域 2020 年的信通技术服务贸易将减少，需求冲击是主要动因。国际数据公司对本区域经济体的调查显示，预计亚太区域 2020 年的服务业支出将同比下

² 世界旅游组织，《世界旅游晴雨表》，第 18 卷，第 6 期(2020 年 10 月)。

³ 国际民航组织，“Flights among months including passenger and cargo -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Operational Impact on Air Transport database。可查阅：<https://data.icao.int/coVID-19/operational.htm> (2020 年 10 月 1 日访问)。

降 1.3%。⁴ 然而 COVID-19 也给信通技术服务的一些分部门带来了需求上升的压力，尤其是计算机和互联网服务。本区域的互联网流量大幅飙升，2020 年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分别增长了 75% 和 32%。在亚太各大经济体中，预计与社交网络和在线协作平台相关的服务将增长 17.3% 至 31.3%。此外，预计信通技术服务业的另一个分部门——公共云服务 2020 年全年将呈积极趋势。

25. 预计本区域的服务贸易 2021 年期间不会恢复到 COVID-19 之前的水平。旅行和旅游服务是亚太区域另一个关键的商业服务行业，预计 2021 年将持续低迷，全球乘客数量预计要到 2023 年才能恢复到 2019 年的水平。⁵ 交通运输服务贸易、尤其是航空运输贸易也仍将低于 2019 年的水平。如果商品贸易复苏，2021 年一个可能出现的上升趋势将是海运服务。计算机服务也存在同样的乐观前景，由于对数字化的需求增加，2020 年全球计算机服务已经实现了正增长。⁶ 尽管如此，2021 年经济复苏的前景依然脆弱。主要贸易伙伴中潜在的新一轮疫情浪潮以及随之而来重新实施封锁限制的可能性给任何的复苏前景都增加了不确定性。

26. 尽管前景不明朗，不同服务行业和经济体的贸易复苏潜力却各不相同。由于服务贸易模式的差异，不同经济体因保持社交距离措施和出行限制而遇到的威胁和机会也各不相同。总体而言，依赖旅行和运输的经济体比其他经济体面临更多的不利影响。相反，从事信通技术服务和数字服务出口的经济体可能因 COVID-19 加速了数字技术的采用而获得新的机遇。如果亚太发展中经济体能够克服监管瓶颈、尤其是数据隐私、安全和运营效率方面的瓶颈，这些服务将有巨大的增长潜力。

27. 从中长期看，COVID-19 大流行加速推进的数字化将重新定义亚太经济体服务贸易的性质。疫情过后，通过数字方式提供服务的趋势仍将存在，这是因为数字方式带来的高效率和高生产力已经实现。在这方面，数字化服务可能会取代一部分其他的服务。例如，远程医疗和电话会议服务可能会减少旅行需求，包括航空客运服务。同样，COVID-19 大流行也促使电子商务成为新常态。这就可能需要本区域发展中国家政府调整其发展优先事项，并侧重于获得有效融入快速数字化贸易环境的能力。

C. 外国直接投资

28. 与贸易相类似，由于贸易紧张局势加剧、多边主义倒退以及最近的 COVID-19 大流行等全球性和区域性政治经济风险，流向本区域的投资变得越来越不确定。2018 年，亚洲及太平洋的内向和向外外国直接投资均达到空前水平，使本区域同时成为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入最具吸引力的目的地和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出的最大来源地。然而，2019 年的政治和经济不确定性导致本区域在全球内向和向外外国直接投资中的份额收缩；本区域在全球外国直

⁴ 国际数据公司，“IDC expects Asia/Pacific excluding Japan IT spending to decline by -1.3% in 2020 as COVID-19 continues to challenge markets”，2020 年 5 月 13 日。

⁵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Industry losses to top \$84 billion in 2020”，新闻稿第 50 期，2020 年 6 月 9 日。

⁶ 世贸组织，“Services trade drops 30% in Q2 as COVID-19 ravages international travel”，2020 年 10 月 23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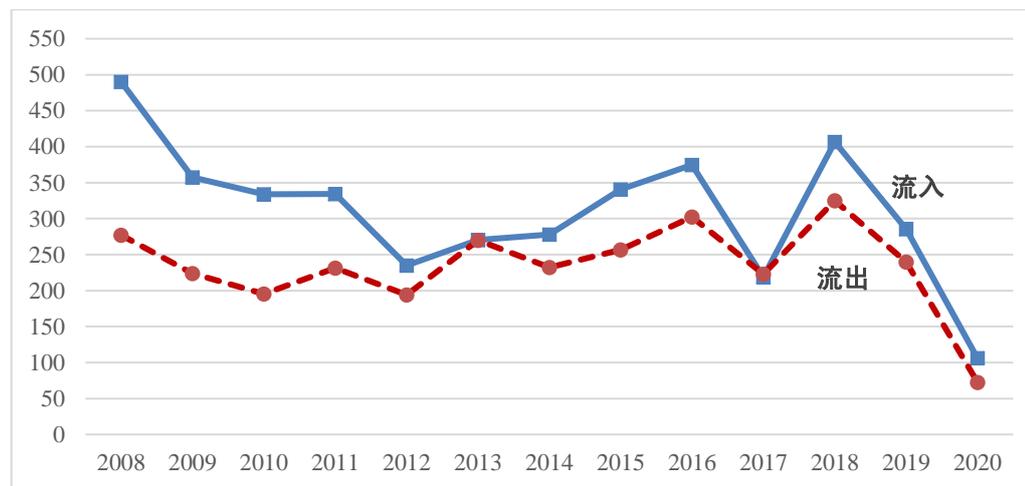
接投资流入中的份额从 2018 年的 45% 降至 2019 年的 35%，其在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出中的份额从 52% 降至 41%。尽管如此，本区域在 2019 年连续第二年成为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外流的最大来源地。⁷

29. 虽然 2020 年流入亚太区域的外国直接投资在继续下降，但与其他区域相比，本区域的投资降幅较小，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流入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具有韧性。事实上，2020 年上半年流入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下降了 4%，降至 760 亿美元，而流入中国香港的外国直接投资则增长了 22%。虽然发生了危机，但是，旨在保留已宣布的绿地投资的投资便利化措施有助于稳定流入中国的资金。2020 年上半年，大韩民国、印度、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和越南（按降序排列）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均大幅下降，降幅分别为 34%、33%、28%、24% 和 16%。⁸

30. 2019 年，作为亚洲及太平洋未来外国直接投资趋势指标的已宣布绿地项目价值降至 2850 亿美元，为四年来最低水平（见图三）。2020 年，这场疫情加速了流入本区域的绿地外国直接投资的下降趋势。包括实际关闭企业、制造工厂和建筑工地在内的封锁措施导致 2020 年投资项目推迟和取消。此外，随着疫情的继续蔓延，预计 2021 年的投资仍将低于危机前水平。2021 年以后的前景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并取决于这场危机的持续时间以及政策干预措施在刺激投资和驾驭疫情经济影响方面的有效性，也取决于地缘政治和目前的贸易紧张局势。现阶段很难预测外国直接投资恢复率，原因是其取决于本区域内和本区域外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恢复率。

图三

已宣布的亚洲及太平洋绿地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2008–2020 年
(十亿美元)



资料来源： 亚太经社会根据外国直接投资情报数据所作的计算。可查阅：
www.fdimarkets.com (于 2020 年 10 月 25 日访问)。

注： 2020 年的数值涵盖 1 月至 8 月期间。

⁷ 亚太经社会根据《2020 年世界投资报告：大流行病后的国际生产》（联合国出版物，2020 年）所作的计算。

⁸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贸发会议），《全球投资趋势观察》，第 36 期（2020 年 10 月）。

31. 这场大流行病还严重扰乱了本区域绿地投资的外流。2020 年 1 月至 8 月，绿地投资流出总额为 720 亿美元，与 2019 年同期相比下降了 48%，与 2018 年同期相比下降了 67%。2021 年及之后的外向绿地投资前景与内向绿地投资的前景相似：2022 年之前不太可能复苏，且与这场危机的持续时间、政策应对措施的有效性以及其他几个政治和经济风险密不可分。此外，COVID-19 在全球引发的保护主义措施、尤其是国家安全和卫生领域保护主义措施的抬头将在可预见的未来阻碍外向投资的复苏。

32. 自 2009 年以来，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内绿地外国直接投资在本区域绿地外国直接投资流入总额中所占的份额不断增大。区域内绿地外国直接投资在本区域绿地外国直接投资流入总额中所占的份额从 2009 年的 40% 增至 2019 年的 47%。亚太成员国作为外向投资者的增长和崛起加强了区域内投资在本区域日益重要的地位。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成员国吸引的区域内绿地投资份额依然最大，获得整个区域所有区域内绿地投资中的 510 亿美元(38%)。在这些国家中，越南、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按降序排列)吸引的区域内绿地投资流量最大。

33. 2019 年区域内绿地投资流入的最大接受国是斯里兰卡(18%)，其次是越南(16%)和中国(11%)。印度尼西亚是斯里兰卡最大的投资来源国，而大韩民国和中国则是越南最大的投资来源国。然而，由于这场大流行病，2020 年区域内绿地投资也有所放缓，2020 年 1 月至 8 月期间已宣布的区域内绿地投资价值降至 350 亿美元。复苏将是缓慢的，预计 2022 年之前不会完全复苏。

D. 贸易政策动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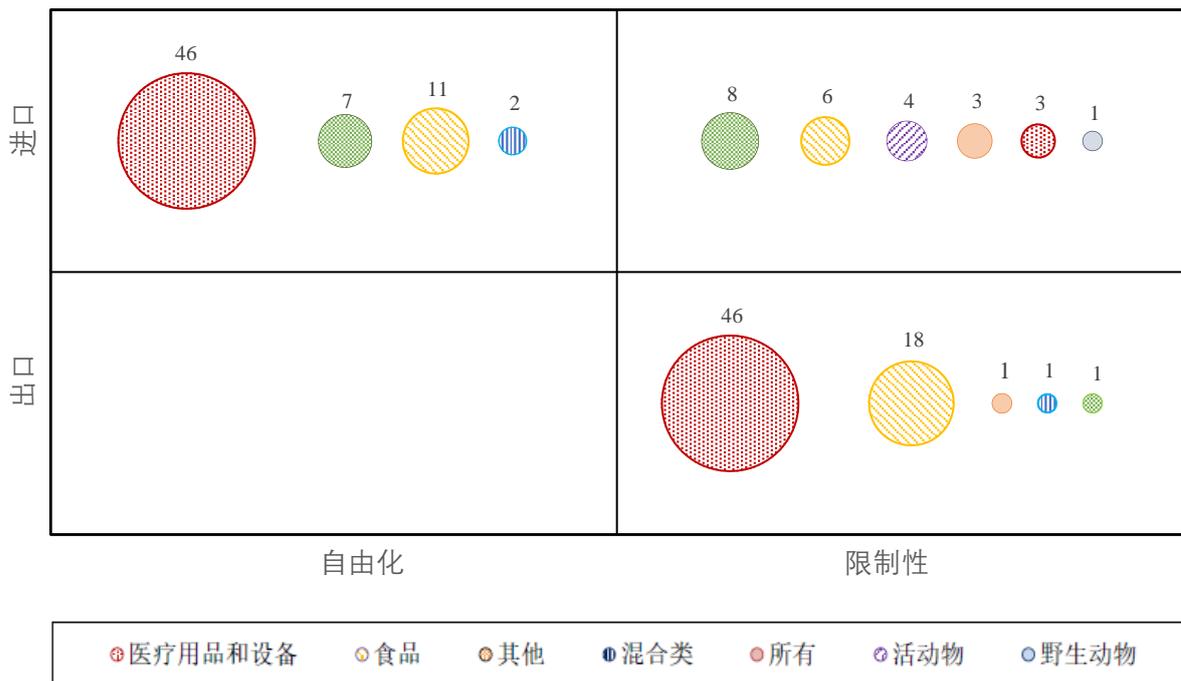
1. 应对大流行病的贸易措施

34. 2020 年最突出、最广为人知的贸易政策动态与应对 COVID-19 疫情的政策相关。图四概述了亚太经济体按产品类型分类的商品进出口政策干预的方向(自由化与限制性)。图中显示，COVID-19 疫情造成了不同寻常的贸易政策走向。目前还没有旨在放开出口的政策。相反，始终存在限制出口的推力，只是产品范围很窄，主要是医疗及相关产品和食品，有时二者兼有(图中的“混合类”，有时统称为“必需品”)。同样，同类产品进口自由化的努力也与典型的重商主义贸易措施有所背道而驰，后者的目标是出口最大化和进口最小化。

35. 截至 2020 年 10 月，本区域已落实 158 项措施，其中限制性措施 92 项，自由化措施 66 项。在已实施的措施中，大约三分之二即 106 项是临时性措施。其中有 87 项措施已经到期或将于 2020 年底到期，4 项措施暂定于 2021 年底到期，15 项被称为临时性措施，但未具体说明到期日期。

36. 为应对疫情而实施的贸易限制措施似乎并非受商业目标所驱动，而是受可持续发展目标 3(良好健康与福祉)和目标 2(零饥饿)等公共政策目标的驱动。2020 年实施的大多数与 COVID-19 相关的贸易限制措施不论是否具有最佳经济效益，据称都是为了防止病毒的传播。

图四
 亚太经济体为应对冠状病毒病而实施的贸易相关政策，按针对产品分类



资料来源：亚太经社会根据国际贸易中心“COVID-19 临时贸易措施：政府主管机构针对全世界迅速蔓延的 COVID-19 大流行而颁布的临时贸易措施”所作的计算。可查阅：www.macmap.org/en/covid19 (于 2020 年 10 月 25 日访问)。

37. 数字贸易便利化措施加快了关键性商品的贸易，另一个好处是符合保持身体距离的要求，从而降低了 COVID-19 进一步传播的几率。有些数字贸易措施、如接受用数字单证副本代替原件的措施等也具有临时性质。然而，COVID-19 疫情加速了贸易手续数字化的趋势，预计已实施的许多措施将继续实施。

38. 在服务业方面，根据世贸组织的数据，⁹ 亚太经社会 12 个成员国共实施了 23 项影响服务贸易的 COVID-19 相关措施。其中，有 13 项措施针对金融服务业，通常包括借贷便利化或对金融机构流动性的支持。

39. 影响入境旅行的限制和边境措施造成的结果与出口限制相类似，但是各国政府正试图通过推动国内旅游和优先考虑当地供应商来缓解经济上的一些创伤。转向国内的吸引力可以理解，但是这些措施造成的倾斜可能会推迟全球经济的复苏。

2. 一般贸易措施

40. 本区域各国政府现在将关税作为一种贸易政策，目的是创造税收，更有可能是为了支持国内产业。2016 年，亚太大多数国家的平均适用关税税率为

⁹ “COVID-19: measures affecting trade in services”。可查阅：www.wto.org/english/tratop_e/covid19_e/trade_related_services_measure_e.htm，于 2020 年 10 月 27 日访问。

6.1%的历史低点，在随后的两年里提高了超过 1.1 个百分点。此外，在大多数国家政府随时可能提高关税的环境中，本区域大多数发展中经济体的关税政策似乎存在着不确定性。这种局面是目前以关税水分形式存在的巨大政策空间造成的，关税水分的定义是最惠国税率和约束税率之间的差额。

41. 值得注意的是，很多经济体的有效适用税率依然接近于最惠国适用税率，说明在贸易协定方面存在着尚未开发的进一步潜力。税率之间的接近还说明，受到威胁的关键进口部门仍然受到正面清单和负面清单禁止性关税的保护。这种趋势的例外包括东亚和东北亚的大韩民国；南亚和西南亚的孟加拉国、印度和土耳其以及东南亚的大多数经济体。这些经济体的适用税率与最惠国税率之间有着显著差异，也就是说，如果贸易商能够有效地利用相关贸易协定提供的优惠，就能获得有利可图的机会。

42. 此外，亚太经济体大量利用非关税措施作为贸易政策工具。很多非关税措施可成为解决可持续发展问题的重要工具。¹⁰ 然而通常情况下，这些措施会增加贸易成本。2019 年，亚太各国政府向世贸组织通报的非关税措施累计达 12 000 项，未来这一趋势可能会持续。因此，当务之急是通过数字贸易便利化、协调统一和其他简化方法降低与非关税措施、尤其是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以及技术性贸易壁垒措施相关的贸易成本。

43. 过去两年，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促成了越来越多的非关税措施。在亚太经社会成员国 2019 年向世贸组织通报的或有贸易保护措施中，绝大多数(近 95%)是反倾销税。2019 年，全球针对单个经济体实施了 1 911 项反倾销措施，其中 1 449 项针对亚太经济体，仅针对中国就有 645 项，其次是大韩民国 137 项。这一数字与 2018 年全球共 1 862 项反倾销措施相比略有增加，2018 年有 1 416 项针对本区域经济体，其中 629 项针对中国，138 项针对大韩民国。亚太经济体出口的非农产品首当其冲受到反倾销税的冲击(约 95%)，尤其是矿产、金属和化学品部门。

44. 服务贸易也遇到了壁垒，但是影响服务贸易的壁垒与影响货物贸易的壁垒性质可能不同。服务贸易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其主要受“境内”措施的影响，这些措施来自国内与贸易政策未必相关的法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的服务贸易限制指数提供了本区域 11 个经济体截至并包括 2019 年的数据。在此基础上，本区域的服务贸易限制性(指数总体得分为 0.36)明显高于世界其他地方(0.24)。因此，总体而言仍有空间可以减少监管壁垒，从而提高本区域仍落后于全球平均水平的服务贸易份额。

3. 贸易便利化

45. 亚太经济体在实施贸易便利化措施方面不断取得进展，但是仍然存在差距，各个经济体和次区域的落实水平也各不相同。联合国数字和可持续贸易便利化全球调查的最新数据显示，本区域实施全套措施的平均比例为

¹⁰ 亚太经社会，“货物贸易展望”，《2019/2020 年亚太贸易和投资趋势》(曼谷，2019 年)。

59.7%。¹¹ 各国和各次区域的实施水平差别很大；大韩民国、新加坡和新西兰等一些发达经济体的实施率已达到90%以上，而几个太平洋国家的实施率仅为30%。各类措施的实施水平也有所不同，其中跨境贸易数字化措施和贸易便利化支持妇女措施的实施水平最低。

46. 这场大流行病显示了全面实施《世贸组织贸易便利化协定》和利用无纸贸易、包括跨境无纸贸易的紧迫性，这样做对缓解危机十分必要。疫情还极大地推动一些国家加快实施无纸贸易。电子原产地证书现在被很多国家接受，卫生与植物卫生检疫证书也是如此，只是这些便利化措施往往仍是暂时性措施。¹²

47. 在此背景下，COVID-19危机凸显了《亚洲及太平洋跨境无纸贸易便利化框架协定》的重要作用。¹³ 这项协定为跨境无纸贸易提供了一套通用的总则和专门的政府间平台，可支持各国政府降低贸易成本和提高区域供应链的复原力。该协定还为交流和统一无纸贸易做法并制定实现安全可靠的跨境无纸贸易所需的具体技术和法律议定书提供了机会。迄今为止，已有七个成员国签署、加入或批准了该协定。阿塞拜疆和菲律宾政府于2019年加入了该协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和孟加拉国政府于2020年批准了该协定。中国政府也已完成国内批准程序。另有20个成员国参加了跨境无纸贸易便利化政府间临时指导小组，该小组正在制定路线图和工具，以支持协定生效后的实施工作。

4. 数字贸易壁垒

48. 数字商品和服务贸易的重要性显而易见，但是仍然受到各种限制。数字贸易壁垒往往来自国内法规，这些法规延伸到贸易政策以外的领域，包括数据保护、中介责任、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过滤或屏蔽以及网络安全标准。从2014年到2019年，经合组织对亚太九个有数据可查的经济体的数字服务贸易限制指数得分显示，本区域得分从0.21升至0.26。在所有九个经济体中，与数字基础设施和互联互通相关的监管壁垒往往最为普遍。

49. 此外，最新具体实例显示，数字贸易政策中缺乏协调且相互冲突的政策目标正在形成壁垒。例如，对资产、活动和收入类型进行量化的实际缺失和量化难度给数字税收政策的制定工作带来了困难。同样，由于数字价值链上缺乏有关价值创造的信息，例如有关社交媒体平台和在线新闻的信息，要找到一种对拥有分销渠道的平台以及拥有内容的媒体公司双方而言都是最佳的收入分享方案，尤其具有挑战性。自2019年以来，某些国家对各种被视为可能威胁国家安全的移动应用程序的使用增加了限制。此外，各国政府对某些外国供应商实施了禁令，阻止他们为第五代无线系统(5G)基础设施项目提供

¹¹ 亚太经社会，“2019年亚洲及太平洋数字和可持续贸易便利化：基于联合国数字和可持续贸易便利化全球调查”（曼谷，2019年），可查阅：www.unescap.org/sites/default/files/UNTF SURVEY%20ASIA-PACIFIC%20REPORT%202019%20%28final%29.pdf。

¹² 亚太经社会，“亚洲及太平洋无缝贸易和交通运输互联互通：COVID-19大流行背景下的区域合作”（曼谷，2020年）。

¹³ 经社会第72/4号决议，附件。

设备。虽然可以利用限制来实现合法的公共政策目标、包括国家安全目标，但将其用于保护主义目的，仍然令人担忧。

50. 秘书处的研究显示，各种各样繁琐的法规以及支撑信通技术基础设施的包容性机会的缺失始终在破坏着本区域经济体、尤其是中低收入经济体的数字贸易一体化。例如，本区域低收入经济体中的大多数人无法接入或无法使用互联网，更不用说高速宽带了。事实上，最不发达国家中仅有五分之一的人使用互联网，而某些东盟经济体有 70% 以上的人仍未用上互联网。其结果是它们无法充分参与到数字经济中来。在一个以新常态为特征的世界里，数字化的重要性与日俱增，数字就绪不足的经济体将面临极大的挑战。¹⁴

5. 优惠贸易协定

51. 2020 年亚太区域新签署的优惠贸易协定数量显著下降，主要是因为 COVID-19 大流行病，这场疫情不仅扰乱了国际贸易流动，还危及贸易谈判和全球合作。2018 年 1 月至 2020 年 10 月间，有 25 项优惠贸易新协定至少获得一个亚太国家政府签署。其中，2018 年签署了 11 项，2019 年签署了 11 项，2020 年签署了 3 项。优惠贸易协定谈判也陷入停滞。在 2019 年 1 月以来启动的 10 项尚未完成的优惠贸易协定倡议（6 项区域内和 4 项区域外）中，2020 年仅有 3 项启动了谈判。

52. 然而，2020 年 11 月 15 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签署是亚太贸易一体化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这项协定旨在扩大和深化东盟 10 个成员国与澳大利亚、中国、日本、新西兰和大韩民国的合作。这些经济体加起来约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口的 30%。该协定还更新了东盟与一个非东盟成员之间现有的优惠贸易协定的覆盖范围，增加的章节内容超出了电子商务、投资和中小企业等传统贸易问题的范围。

53. 亚太区域仍是全球优惠贸易协定累积数量最大的区域。在至少有一个本区域缔约方的优惠贸易协定中，有 183 项已经生效，17 项已经签署并等待批准，96 项仍在谈判中。大多数优惠贸易协定超出了货物贸易自由化的范畴，本区域现行的所有优惠贸易协定中有 54% 涵盖货物和服务两个方面。双边优惠贸易协定约占所有现行优惠贸易协定的 78%。就地理覆盖范围而言，亚太所有优惠贸易协定中有 49% 是与区域外伙伴达成的协定，从而增强了成员国与本区域内对话伙伴之间的积极合作。

54. 新贸易协定的最新趋势显示，正在转向同时解决数字贸易问题的全面协定。本区域签署的大多数新协定涵盖了投资、劳工标准、知识产权和环境标准等领域。事实上，除了印度尼西亚与莫桑比克之间以及欧亚经济联盟与塞尔维亚之间的优惠贸易协定外，2019 年至 2020 年期间签署的所有 14 项协定都超出了货物贸易自由化的范畴。此外，本区域的贸易协定越来越多地包含数字贸易问题：2019 年至 2020 年间签署的 14 项贸易协定中已有 7 项包含了具体的电子商务条款。此外，日本政府与美国政府于 2019 年签署了首个双边数

¹⁴ 贸发会议，“The COVID-19 crisis: accentuating the need to bridge digital divides”（日内瓦，2020 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博客，“Chart of the week: the digital divide in Asia”，2018 年 9 月 25 日。

字贸易协定。到目前为止，本区域又签署了两项数字贸易协定，还有一项正在谈判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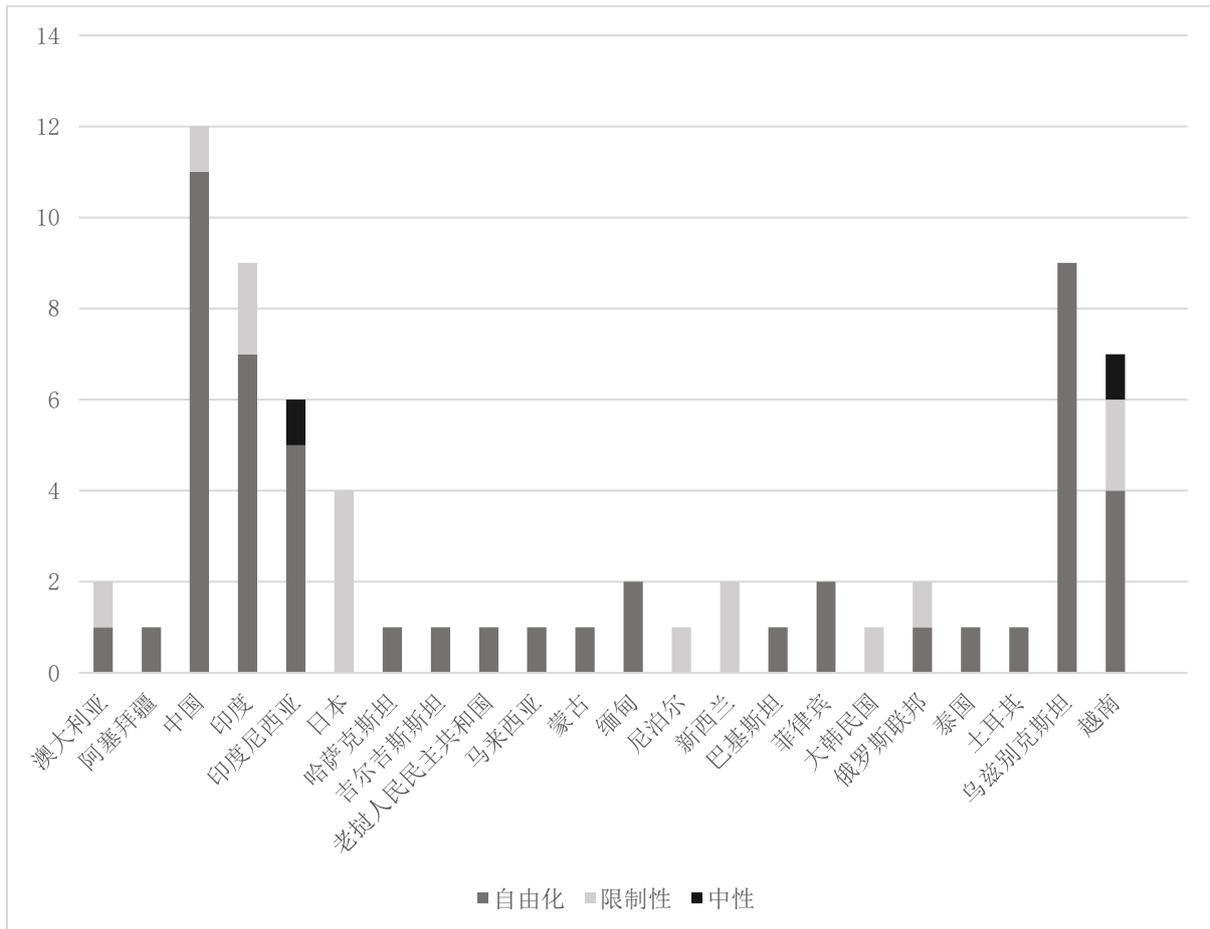
E. 投资政策动态

55. 在投资政策方面，2019 年全球实施了 95 项措施，本区域实施了 39 项措施(由亚太区域 16 个国家政府采用)，而 2018 年全球实施了 92 项措施，本区域实施了 40 项措施。2020 年 1 月至 10 月间，全球实施了 64 项措施，本区域实施了 30 项措施。在亚太各国政府 2019 年实施的投资政策措施中，有 32 项旨在开放、推动或促进投资，7 项措施旨在限制或规范投资，1 项为中性(见图五)。本区域 2020 年迄今为止实施的措施中有 20 项侧重于自由化，9 项侧重于限制，1 项为中性。与 2018 年相比，2019 年推动投资的措施增加了 5 项，限制投资的措施减少了 4 项。然而与 2019 年相比，2020 年推动投资的措施减少了 12 项，限制投资的措施增加了 2 项。每年新的中性政策数量基本保持一致(2018 年 3 项，2019 年 1 项，2020 年 1 项)。¹⁵

56. 2020 年，澳大利亚、印度、日本、新西兰和俄罗斯联邦出台了新的限制性措施。这些限制性措施都是自 COVID-19 疫情爆发以来为应对危机而实施的，重点是加强对外国直接投资的筛查，并保护医疗保健、制药和医疗器械行业的国内产能。例如，澳大利亚政府暂时收紧了对外资收购的规定；印度政府对来自邻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实施了筛查程序；日本政府在制药和医疗器械部门采取了投资筛查措施；新西兰政府对投资筛查规则进行了临时修改；俄罗斯联邦政府推行了针对临时外国收购的筛查程序。与此同时，2020 年，本区域一些国家政府已经实施了说明、推动和确定投资目标的具体措施。例如，阿塞拜疆政府延长了工业园和高科技园区居民的免税期；印度尼西亚政府对电子商务公司发布了新的要求，除其他事项外，这些要求简化了设立此类企业的流程；越南政府出台了中小型企业投资奖励措施，并扩大了符合奖励条件的部门和行业名单。

¹⁵ 贸发会议，“Country navigator”，投资政策中心。可查阅：<https://investmentpolicy.unctad.org/country-navigator>（于 2020 年 10 月 25 日访问）。

图五
亚太国家投资政策变化的数目和类型，2019年1月至2020年10月



资料来源：亚太经社会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投资政策中心的数据所作的计算。可查阅：<https://investmentpolicy.unctad.org/>（于2020年10月25日访问）。

57. 在国际投资治理方面，2017年以来，全球和区域层面的国际投资协定缔结速度不断放缓。全球范围内，截至2020年8月，有效的国际投资协定总数为2 662项，达到37年来最低水平。此外，过去三年来，终止的协定数量持续超过新签署的协定数量，突出显示仍需对国际投资协定制度进行审查和修订，以便更有效地重新平衡投资方和东道国的权利和义务。

58. 2018年，全球共签署和/或生效59项国际投资协定，其中38项涉及亚太国家。2019年达成了33项新协定，包括区域层面的21项新协定。2020年到目前为止，全球签署和/或生效的协定仅有9项，本区域仅有6项。2019年1月至2020年10月期间，亚太国家政府签署的协定数量最多。

59. 在区域层面，2018年签署了30项双边投资条约，2019年签署了13项，2020年到目前为止签署了3项。2019年1月至2020年10月，本区域签署和/或生效的双边投资条约有15项。值得注意的是，亚美尼亚、日本和吉尔吉斯斯坦这三个国家政府对缔结这几项条约最积极。与此同时，本区域一个或多个政府终止了12项条约。印度政府在终止协定方面最为积极，2019年1月至2020年10月期间终止了7项条约。

60. 全球范围内，2018 年签署和/或生效的、含有投资条款的条约有 12 项，2019 年有 11 项，2020 年迄今为止已签署和/或生效的有 5 项。区域层面，2018 年和 2019 年签署和/或生效的、含有投资条款的条约有 8 项，2020 年迄今为止有 3 项。

三. 建议

61. 总体而言，国际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作为发展引擎正在熄火，只是亚洲及太平洋的程度低于全球水平。贸易流量和投资流量都受到目前持续的 COVID-19 大流行引起的供需中断的严重影响。发生停摆之时，正值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之间贸易紧张局势持续和保护主义加剧趋势持续之际。

62. 按照《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设想，需要采取集体行动，以确保贸易和投资有助于亚太区域更好地重建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努力。经过 8 年多的谈判，《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于 2020 年 11 月 15 日签署，这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希望这项协定能够及时生效。

63. 除了涵盖商品和服务两方面的贸易与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之外，未来的协定还可包括危机或大流行病时期加强协调和最大限度减少贸易和供应链中断的条款。协定中还可包括专门用于确保贸易和投资更直接地促进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章节，如关于加强劳工权利或保护环境的章节。未来的贸易和投资协定和合作倡议应尽可能具有包容性，从而使欠发达经济体、尤其是即将毕业的最不发达国家能够参与并受益。

64. 鉴于社会和经济活动数字化进程加快，数字贸易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区域贸易合作也可侧重于统一与数字贸易和贸易数字化相关的规则和条例。为此，成员国应尽可能利用现有标准和国际框架，如经社会已经通过的《亚洲及太平洋跨境无纸贸易便利化框架协定》。

四. 供委员会审议的问题

65. 委员会不妨审议本文件及其各项建议，并就秘书处今后的工作方向提供指导。委员会还不妨讨论亚太经社会如何支持成员国在下列领域开展合作：

(a) 推动区域贸易和投资合作以更好地重建，并加速行动推动《2030 年议程》；

(b) 支持特需国家制定贸易和投资政策框架，帮助这些国家从 COVID-19 危机中复苏，并为未来的危机做好准备；

(c) 促进成员国包容地、可持续地参与数字贸易和数字经济，包括提供技术援助和消除不必要的数字贸易监管壁垒和相关程序。